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三十九

宋　陳經　撰

立政　周書

立政之篇無非戒以用人之事也不曰用人而曰立政何也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人主雖有法度紀綱纎悉委曲無不詳盡苟不得其人而用之則

法度豈能自行哉是亦為虛具而已矣故戒其君以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得人則政自立成王幼冲之日因流言之變不免置疑于周公則知人之明成王或者猶未之盡既不能知人安能用人此人王之切要周公所以拳拳於此篇之書也

周公作立政

孔子序此書亦與周公作無逸同直書之而其意自顯也古者大臣之戒君本末無不兼舉無逸之書乃

人主治身之本原而立政一書乃人主出治之大要二者亦未始不相為用蓋專於逸樂者遊心于多慾其志與小人合不知君子之可親能用人以立政自非憂勤于治心原昭晰者不能也周公以無逸戒其前又以立政繼其後而人主所以自治出治之大端盡矣召公得周公作無逸之意而公劉之詩專戒以民事得周公立政之書而卷阿之詩專戒以求賢所以同心輔政者其在兹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拜手稽首致敬盡禮所以起成王之敬心欲其聽之專也告嗣天子王矣子曰嗣指成王也嗣天子今已為王矣與前幼冲之時不同居王者之位必有以盡王者之責王者之責莫重於任人故周公盡舉以告之謂之咸戒無有不盡之意也既言其大者又

言其小者曰在王之左右曰與之親近者其大則有常伯牧民之長者常任乃任事之公卿也準人乃守法之有司也其小則有綴衣掌王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周公又從而嘆之曰休茲用人之道實乃為政之至美者也能知以此為憂者亦鮮矣惟其知恤則不敢輕于用人此數句乃立政一篇之綱領也雖然常伯常任準人三宅之大臣周公奚為舉此以戒成王哉三宅之大臣成王出而臨朝與之講論治

道者也其見之時特少綴衣虎賁之臣成王退朝與之褻近者也其見之時多茍惟大臣之是擇而忽略於褻近之小臣則讒諂面諛便嬖側媚之臣間于其間人主日與不正人居則其氣味之所薰染亦將流於不正矣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必及于文武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所以養成君德者在此而已漢世猶有古意禁闥之中太抵皆以士人居之如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之徒歲

時宿衛亦擇其士民之良者自是而後此意寖薄人主日與宦官女子武夫姦人相處其視周官之戒亦已戾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既言知此為憂者鮮則又言古之人惟有夏之

君能蹈行之有室之所以競强而至于大治者皆自顧俊尊上帝也顧招呼也顧俊奚與于尊上帝葢天下之事無一而非天之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禄天禄也事天工也苟得其賢者布于百執事之列則事得其叙民得其理物得其和豈非尊上帝者在此歟或者不知此意賢有德則棄而不用小人則用之使天職天工天位天禄皆紊亂而穢德自彰聞矣方且飾玉帛粢盛曰吾以事天也不知事天者果在于

實乎抑在虛文乎然藹俊尊上帝則賢者既至矣又當知之愈深信之愈篤九德即臯陶所陳之九德也迪知者迪已之所踐履而知之如臯陶所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是也忱恂者虛心至誠以待之如伯益所謂任賢勿貳是也如知之深信之篤則九德之人其剛其柔其正直無不一一知其情性有夏之君既能如此故有夏之臣方敢進用人之戒人君必有用人之誠則人臣進用人之戒君未有此誠則

人臣豈敢諫雖諫而無益矣曰拜手稽首后矣亦與
周公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同意人君用人之道
無有窮已不可謂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如是而足
矣又須能官使人材使位與德稱而可宅居也安也
有常任之才者然後可以宅乃事之職有常伯之才
者然後可以宅乃牧之職有準人之才者然後可以
宅乃準之職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棫樸之詩曰文
王能官人能知人而不能官人則用非其所能能非

所用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三宅各當其位各得其人為君之道盡于此矣此所以宅人之要則又在乎謀面丕訓德也大順德之人謀之人以為未足又面之以巳詢之左右詢之大夫詢之國人此謀之也覲其言辭覲其容止覲其行事此面之也人與巳相參以此用丕訓德之人則以之宅人無不各安其位矣是皆有夏之君臣如此自其子孫如桀者不能法乃祖之所以用人故三宅之中無有義民

義民者知義理之人謂賢者也三宅之所以無義民

以桀德不能如往昔所以任人之道既不能如往昔

任人之道則所任者皆暴德之人謂凶德也用非其

人所以無後而用殄厥世此治亂得失之明驗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陟升也對黜而言之桀則升湯矣桀不作往任而無

後於是成湯升為天子耿明也釐理也上帝之明命至桀而不得其理湯之升也丕釐上帝之耿命則有作新之意所謂上帝之明命安在哉即求諸吾心可也吾之心昭然瑩徹無一毫之累則賢俊之心在是則上帝之心亦在是籲俊尊上帝者即此而尊之也乃用三有宅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用三宅之人而能即宅是德與位稱者也曰三有俊謂稱其人之有乃事乃牧乃準之才而能即俊是才與名孚也巳

用之三宅既各當其位未用之三俊又各當其才豈非丕釐上帝之耿命端在於此乎既有以得賢者之用又有以安賢者之心豈為高爵厚禄而來上以正其君下以澤其民是賢者之心也苟人主無尊德樂道之意不能敬其所言法其所為則賢者不能一朝居故成湯能嚴敬之以禮貌思之於心無非所以大法賢者之所為如湯學於伊尹是也如成王畏相是也如此則能用三宅三俊矣人主之德見于用賢者如

此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其在商邑之近也則協於厥邑和而無乖其在四方之遠也則大法上天之所為而見湯之德聖人之德初無遠近之殊而天下之感聖人之德者自有遠近之異協於厥邑其視丕式見德則深矣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暋者强也亦曰昏也受不能如湯之丕釐上帝耿命乃自强于昏德紂之德既昏則與君子不合而三宅三俊之賢皆遠去與小人合羞刑暴德者與夫庶習逸德者則進用之羞進也惟進用刑與暴德人以同厥邦又惟庶習逸德放逸之德習者非一與斯人而同厥政帝欽罰之受之德在於不敬處不敬非天也故天以敬罰之以敬罰不敬即春秋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之意也乃俾我有夏使我周家有華夏之

國式法成湯當時所以受天命而奄治萬姓文武之心與湯同紂之意與桀同故文武之伐紂亦猶成湯之伐桀故曰式商受命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武王之興也能知三有宅之心又能灼見三有俊之心然則紂曷為不能克知灼見而文武為能克知灼見蓋文武克知巳之心故能克知三宅之心文

武灼見巳之心故能灼見三俊之心臯陶所謂亦行有九德禮記所謂取人以身文武不能自知自見巳之心則一心之間毫釐有間形于事物之際是非易位矣安能知人乎有堯之聰明文思必能知舜有舜之濬哲文明必能知禹臯陶有文武則必能克知灼見三宅三俊此知人之道先于自知者也上帝高遠奚自而敬事之下民之衆奚自而治之文武即其克知三宅灼見三俊者而敬事上帝是此心與天合也文武

即其克灼者而立民長伯封建諸侯是此心與人合也天人之勢雖不同而其實則根於文武之心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有夏弗作往任而三宅無義民成湯興而克即宅克即俊紂之所用者暴德逸德之人而文武興則克知灼見三宅三俊皆為用是豈宅俊隱于桀紂之世而獨興于文武之時乎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聖賢之會遇

各以氣類相感自然之理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周公詳言文武所以得人凡小大遠近內外無不各得其人也謂文武之所以立政者初不在於紀綱制度之間而皆惟得人之為要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常伯也三宅之人所任之事作書者

互文耳作三事謂三宅之事此王朝之大臣也虎賁以武力衛王者也綴衣掌王衣服者也趣馬掌馬者小尹小官之長也左右攜僕執持器物之臣百司庶府府庫藏吏在内之百司也大都小伯治大都小都之長也藝人執技藝以事上者表臣為表幹者百司在外之百官有司也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長官若周禮每官各有長庶常吉士自綴衣而下無非常久有吉德之士君子則用心有常而為吉小人則

用心不常而爲凶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亦此意也

司徒司馬司空又舉文武當時所以擇人爲諸侯之

三卿者與夫爲亞大夫者爲旅士者夷微盧烝四國

也三亳商之故地分而爲三也與夫阪險之地皆立

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夷微盧烝也三亳也阪險之地

也皆有尹無不得人以此見文武之時不特内而王

朝小大之臣皆得其人外而諸侯之國遠近之臣亦

無不得人今取周禮而讀之下至于醢人醯人與夫

邦國都鄙建其長立其屬可以見成周內外小大遠近無不得人也雖然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遠近內外小大之臣哉蓋聖人之治自有體統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統百官想夫王朝之上如三宅之臣人主之所親擇而其下之小大之臣則又合委之三宅者也不然何以高宗戒傅説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穆王命伯冏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哉觀文武之時亦可謂盛矣不特文武為然而周人

之治亦莫不然君奭之書曰翔咸奔走惟茲惟德稱

古人所以為天下者上自公卿下至執事之職無非

賢者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

為不善故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前既合文武而言之此又分言之蓋遠之可監不若

近之尤詳舉夏商之事則略言之夏商逺者也舉文武之事則詳言之文武近者也周公言文武當時所以得人之多自三宅而下内外小大無不得人者豈有他術哉葢自吾之一心求之而已文武不求之于心而一一求之于人則得於此必有失於彼者矣惟文武能宅其心于湛然無營無為之地故人之賢否邪正無不克知灼見故能立兹常事之官謂任事之臣若前所為常任是也立兹司牧人即養民之官

若前所謂常伯是也常事司牧人皆是俊而有德者言常伯常任而不及準人者舉其大槩則準人亦在其中矣文王克厥宅心立茲常事司牧人皆俊有德此則知人之明矣知人者既得人而稱其任則用人者必當委諸人以專其任庶言者謂謨謀議論之臣也庶獄者聽斷獄訟之事也庶慎者機密慎重之事也庶言庶獄庶慎文王一委之于人而無所兼人主自有人主之責臣下自有臣下之責人主之責在

宅心以知人也臣下之責在分職以治其庶言庶獄庶慎也若人主而侵臣之職兼人臣之事則不惟一人之聰明有限而臣下亦無所任其責矣文王既得其人則一以委之而已無與焉惟有司之牧夫在朝而有司存與乎在外而養民者凡事之所當用而從者與其不當用而違者文王一順其所為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知于兹不特不敢兼之而已而亦不敢知之焉此人主用人貴乎專也蓋所謂無為而治者

在此而已後世不知此意若太宗兼行將相事甚者如隋文帝衛士傳餐而食則臣下豈得以任其責哉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言武王之心即文王之心也文王當時敉寧之功則有義德焉如所謂爰整其旅以遏徂莒所以裁正天下之不正者也武王則率惟其敉功不敢替文王之義德武王之義德即文王之義德也文王當時遠

大之謀則有容德焉如所謂即康功田功懷保小民所以安天下之不安者也武王則率惟其謀以從文王之容德即文王之容德也率者循其事也惟者思之於心也武王之見于率其伐功與夫偃武修文皆義德容德之循乎文王者也文武之心合而為一故能並受丕丕莫大之業然義德謂之功容德謂之謀義德謂之不敢替容德謂從可以見征伐之功聖人之不得已安民之謀乃聖人之本心也立政之書大

葬言用人之事上文言文王宅心以用人至于武王則曰不敢替義德從容德何也周公之言體用兼舉有文王之宅心乃能用人武王之不敢替義德從容德正為用人地也故宅心以用人者所以為武王之本于文王言其本于武王言其用本末之互見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

周公之言何其有敘也既言有夏之籲俊成湯之乃用三宅文武之克知灼見矣故此又望成王之宅厥心先嘆而後言曰孺子今已為王矣與前日幼冲之時不同矣繼自今謂自今以始至于後日我其立政謂政必由已而出也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謂人必由已而用也政不由已而出則禮樂征伐之柄至于下移矣人不由已而用則進退予奪不在

我矣自古柔弱之主權柄下移則雖有人才亦不得而用之令告成王以我其立政則凡國之政令皆必自已出政既自已出政之大者莫大於用人故人亦必由已而用立事者常任也凖人者乃凖也牧夫者常伯也此三宅之臣必自我灼知其所順灼知厥若與夫子察其所安同意夫羽可積而沈也石可載而浮也此非其所順者也而所以順者則羽終于浮石終于沈而已君子而不仁者有之而其所順則終為

君子而已小人於暫時之閒亦能勉强終為小人而已此其所順者也既自我而知其人才之所順然後大乃使之為治相助我所受之民和諧我庶獄庶慎之事民謂之受民者人主之有民皆受之天受之祖宗也時則勿有間之是不以己間之即罔攸兼罔敢知之意也我其立政我其灼見厥若此聖人之所以立己者時則勿有間之此聖人之所以忘己者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此無時而不

在賢也雖一話言之頃終思夫成德之彦者用之以治我受之民則用賢之心豈復有須臾毫髮之間斷哉末終也惟思也成德之彦老成之人有德之美者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又更端而嘆曰予旦之言皆美者也我之美言皆有所受于人而非已之私言也成王不可以周公

之私言而倦于聽周公平日所以得于師友得于傳聞者今已盡告孺子使孺子知為王之重矣言受諸已而已無所私言盡于君而已無所隱成王聽之當如何哉自今以往不特孺子為王當以是為戒自成王而後凡為文王之子孫者皆當以是為戒庶獄乃人命所係庶慎乃機密所係不可以輕委諸其人輕委諸其人是誤于庶獄庶慎也惟得其正者是者而後治之正對邪而言也是對非而言也凡天下之

君子所為無不正所見無不是凡天下之小人則反正而為邪變是而為非為天下而得正是者乂之安有庶獄庶慎之誤哉周公言謂之繼自今謂之文子文孫則周公豈特為一時言哉蓋為千萬世而言之也其思之已深而慮之亦已遠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用勸相我國家

周公歷舉夏商文武所以用人之道矣至此舉商周而不及夏則又取其至近者言之蓋周視商為近視夏為遠矣世有遠近之不同而用人之道未嘗不一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者以其任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即三宅之臣也則克宅之謂其人居其位而安之也有乃事之才而居乃事之位者然後為安非其人而居此位則有所不安矣乃牧乃準亦然

既得其人以居此位苟不能由繹之於心則無以盡其人之才所謂由繹者不以一人譽之而信亦不以一人毁之而疑使吾之心無間於賢者之心使賢者之心有以深信乎吾之心則可以使之展布四體而為治矣蓋惟知之深者然後有以盡人之才也國則罔有立政者不能監商人文武之用賢則國無政矣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此國則罔有立政者也其所以任有立政者以其用憸佞之人不順于德者憸

佞不順德之人世之所謂小人也用此人以置之周行百執之列則人主安有顯名于世哉繼自今以往不特成王也凡所立政者勿以憸人之不可用則當知有吉人之可用憸人乃傾覆不常譭謟面諛之人吉士則温良忠厚常德之士也用吉士則吉士必能勉力相輔我之國家矣周公深見治亂之本原在于憸人吉士用與不用之間故言之為尤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公併告文王之子孫今孺子成王今已為王矣其不可以誤于庶獄人命所係常謹擇其有司牧夫主于養民者而委任之刑所以愛民而非毒民之具也苟用之不得其人則必輕于用刑不以愛民而以毒民矣周公始者言文王罔攸兼于三者列而言之是三者皆在所重也既而又曰其勿誤于庶獄而庶慎

不與焉則庶獄又重于庶慎矣周公曷為而以庶獄為重也刑獄之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聖人之仁心于此而寓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觀庶獄之重于庶言庶慎則三代之仁可見矣周公既言刑之不可輕用併與兵而言之兵者亦刑之大者也惟知所以重于刑必知所以重于兵兵刑無二理也曹劌之諫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是兵之與刑正相關也

知刑之重則用刑者不可忽知兵之重則用兵者不可忘周公非教成王以窮兵黷武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當成王守成太平之世苟習于久安無事而忘其用武則四方將有窺伺之心而人主威權將委靡不振矣故周公戒以詰爾戎兵治爾戎兵之事也陟禹之迹乃五服也陟升也升禹之舊迹方行天下使兵威所及至于四海之廣海外之表無有不服惟此可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葢有文王之耿

光武王之大烈為之子孫者茍委靡不振威權不足以御其下則雖有耿光何自而能見雖有大烈何自而能揚哉此守成之世人情易于玩弛故周公以兵為戒其後成王得周公之意撫萬邦廵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康王得成王周公之意故康王之誥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平王東遷以後不知此意以至征伐自諸侯出而其弊下陵上替葢以此也說者以為立政之書專言用人而不及兵刑則遂疑

此非此篇之文脫簡於此非也周公之言本末兼舉不可專就一事以觀之孰非政也而兵刑為大則用人以之立政何害其言兵刑哉亦猶無逸之書戒以無逸而已而末章又及于聽言亦此類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至此總前章而申之曰繼自今後王自成王而後也凡立政之道無如用常人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立政之所謂

常亦猶伊尹之所謂一也有常而不變者世之人主則以常人為迂闊而不足用必求其所謂新奇者而用之好戰者以言兵進好利者以言財進慘酷者以刑法進此新奇可喜者也人主用此等人豈不敗事哉若夫常人者聽其言若迂闊視其功效若遲鈍觀其忠若不勇決而要其終則有成效大驗焉譬之桑麻無異用五穀無異味參苓著朮無異品而養生者不能以外此此常人之所以為貴也此篇之中言常

者亦多矣曰常伯曰常任曰庶常吉士曰乃克立兹常事至此又曰其惟克用常人知此則人主之用人當知所以決擇矣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呼太史使書其事以為後世法也司寇蘇公即蘇忿生也當時為武王司寇能以式法而敬其所用之獄以長我王國使王國享其長久而受國家無窮

之福者皆由夫蘇公用刑之得其當後世所當用之為式謹而行之列皆也列用中罰言其刑罰咸得其中不失之輕亦不失之重周公舉此者使太史書其事以詔後世擇典獄之人而用之當如司寇蘇公可也周公終篇之意猶惓惓于用刑

尚書詳解卷三十九

尚書詳解卷四十

宋　陳經　撰

周官　周書

周官之書乃立政之效也二篇大宰相為表裏傅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成王不但知之而已又且推而見于躬行茍成王不能躬行周公之訓則言為徒言知為徒知而已

考此篇之書如撫萬邦廵侯甸四征弗庭即立政誥爾戎兵方行天下之意也如立太師太傅太保而下即常伯常任凖人之意也如戒百官君子其爾典常作之師即其惟克用常人之意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成王所以能進於高明光大之地者其惟能尊周公而行其所言者歟不然自非踐履之深者必不能為此書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據大誥之書微子之命之書知黜商在周公東征之時據成王立政之序與多方之敘知滅淮夷在即政之後其事非同時以其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謂既滅淮夷之後歸于宗周之都天下無事始作周官夫黜商滅淮夷而繼以還歸在豐作周官何也天下既定然後可以修太平之盛典當其外侮未除外患未去君臣之間不得一日寧天下猶有梗吾治者成王雖欲訓迪厥官其可得哉于此又有以見先後緩

急各有其序而商之命不可以不黜淮夷之不可以不滅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官敘述其所以作周官之由惟成王即位之初鎮撫萬邦時巡侯甸之服侯甸近王畿者也四征弗庭四方征討其諸侯之不服者以綏定其兆民此皆成王所以振厲奮發以聳動天下使諸侯不敢懷欺

以玩其上亦所以示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禹時有五服成周則有六服通王畿而為一服與侯甸男邦采衛而言之也聖人既有以威天下而後有以懷天下惟其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故六服諸侯因聖人之威自然有以懷其德莫不精白一心以奉承其上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天下之諸侯既皆承德則四方無虞矣當國家閒暇必于是時明其政刑迨天之未陰雨必綢繆其牖户此歸于

宗周之日所以董督而正其治謂之百官不敢後也讀此一章有以知人主守成之道在易之泰上下交其志同之時也九三以陽剛之才聖人于此文發明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上于中行治安之世人情溺于久安安于守常怠于因循憚于改作又況人情于此易于玩法易于廢弛蠹獘自此而生非有剛斷之才憑河之勇則不足以治泰天下既平無事可慮則必不能為深思久遠之計故事之

隱微者人材之在下僚者未必加之意非有不遐遺之智則亦不能以治泰觀周王巡侯甸以征弗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其得泰卦用馮河不遐遺之意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若順也大猷大道也順古之大道而行之自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而下皆古之大道也當未亂未危之時常致其所以為亂為危之慮故制其治而使政教之無鈌保其邦而使上下之無虞此成王深見治道有無窮之憂不以目前苟安而自治也古今之變不齊治不長治者皆自人主怠忽之心生以治視治而不以亂視治以安視安而不以危視安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皆古人所以制治保邦之具也唐虞考古以建官其數止于百蓋其民淳事簡故也在內

則有百揆宰相之任四岳以分掌諸侯在外則有十二州之牧與乎諸侯之長皆方伯連帥之職也既曰建官惟百矣而在内則特舉百揆四岳在外則特舉州牧侯伯何也唐虞之世執要以御詳故上下相維内外相制莫不有法此亦王省惟歲之意也内舉百揆四岳之大臣而朝廷百僚之政無不舉矣外舉州牧侯伯而邦國都鄙之政無不舉矣為治之綱領莫有過于此者所以庶政得其和而政教禮刑無不理

萬國得其寧而遠近内外無不安此唐虞建官其治效所以若此也至于夏商與唐虞時異事異矣故建官之數則倍于唐虞唐虞官百夏商二百聖人觀時之會通以行典禮以唐虞之官而治夏商則廢事以夏商之官而治唐虞則空官時之不得不然也故亦克用乂也要之聖人建官雖多寡各因時而不同然其致治之意則一而已雖然記禮者之言與書不合何也禮曰唐虞之官五十夏氏官百商二百周三百

蓋禮記出于漢儒所記當以周官為正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立政之要不在于官之多惟在于得其人蓋為人擇官者惟取其具官而已為官擇人者必欲其得人焉苟不得其人徒取其具官謂之曠官可也自非王者有明德足以灼知治亂安危之本與乎邪正賢否之辨安能如此故曰明王立政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
今我小子深見治道無窮故祗敬而勤勉于為德夙
夜之間常如有所不及然此三句乃訓迪厥官之本
也惟其人主不自以為能故不自用而用人所以立
三公三孤六卿無不得其人也苟人主自以為能是
自用而不用人也三公三孤六卿豈知所以擇人哉
仰惟前代唐虞夏商所以迪官之意而順訓之若亦

順也迪蹈也即前人所以建官之法順訓而迪蹈之然則唐虞官百夏商二百周三百六十安在其能訓迪厥官哉蓋惟識時變者斯足以行古人之法不識時變惟區區陳迹之泥守雖則法古適所以為變古則知成王所謂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者得其意而不泥其迹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先儒釋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諸以事而諭之德保也者謹其身而輔

翼之使歸諸道三公之官其職果安在乎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為國者以道為經而以政事緯之是三公之官與天子論道上以格其君之心初不斷獄聽訟簿書期會之末也人主之心既正則百姓安于下而人得其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所以燮理之責者在此而已豈復如後世災異之說與縱閉之術用求之于渺茫不可測之間而後謂之燮理乎三公之職如此其大故官不

必備惟其得人有人則居其位無人則闕之不可以非其人而居此位也古人所以重其官如此重其官所以重其責也必能論道經邦必能燮理陰陽者然後可以處此若夫自以為能論道經邦能燮理陰陽至于人主之心不格百姓不得其和日月薄蝕五星失次水旱相仍妖孽並作此豈可誣也哉成王于此篇舉三公之職至于周禮則有六卿而無三公何也曰此古人之深意也三公萬化之本原故無定員不

可以職事言三公而有職事則事一有司而已古人之意不立員者所以見有司之職皆由三公而出而三公非有司之職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特其大者而言之耳至若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三公亦統諸侯也至若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康成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是三公以教乎民也以其無所不統而不可以一職拘之故

周禮不立三公之職雖然周之六卿乃三公兼之也顧命之書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深意漢以太尉為三公太尉武官也何以得與三公又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司徒司馬司空古之卿也何以為三公之官名既不正故三公皆存其名而其

實不舉矣雖漢人竊其燮理陰陽之意而以災異策免三公似矣殊不知三公而遇災異自知其失職而去可也人主以災異而策勉之不惟人主無畏天之誠反移過臣下而所以待大臣之禮意亦已薄矣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也特置此三者所以贊貳三公而弘大三公之化也何以知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可見三孤贊

貳三公而弘大其化也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其天地之道以輔一人使人主知所以畏天也公孤之位不同故其人才亦亞于公者也三公則燮理陰陽是陰陽之權皆在三公也孤則特敬明天地是以一人而奉天之意也三公不言弼一人三孤言弼一人是三公者人主之師不敢以弼一人待之也此公孤之所以異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空掌邦教敷五典擾兆

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章其詳見于周禮其目則總于周官冢宰即周禮太宰之職也掌建邦之六典是治教禮政刑事皆兼領之天官之職與他官不同他官掌一官之事天官掌六官之事此宰相之職也故曰掌邦治謂之治則合禮教刑政言之也統百官據天官其屬六十安有

百官以其兼掌六典故總謂之百官均四海均平也使四海各得其平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賢不肖得其平貴不陵賤賤不犯貴則貴賤得其平推此以往無適不平古之宰相如謂之阿衡謂之平章皆取均平之義也司徒地官之卿也掌邦教以教民自堯舜以來有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是也敷五典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常行之道敷布其條教以教之擾馴也教之以漸而待之以雍容不迫匪

亟匪綏之謂也宗伯春官之卿也掌邦之禮宗廟祭祀之事天地神祇人鬼也謂之治神人者使神人之祀皆得其理而不亂也和上下者宗伯所掌不特祭祀之事如吉凶軍賓嘉之禮亦掌之而和其上下使尊卑有别先後有等舉皆和而無乖爭也聖人之治既有教以教之禮以和之其有不順禮教者于是大則有兵小則有刑司馬掌兵戎之事也故謂之政政者正天下之不正也故統六師以平邦國凡四方諸

侯有負固不服有內外亂鳥獸行者皆司馬討伐之司寇掌刑禁之事也故曰掌邦禁詰窮治之也姦邪慝惡隱而難見則窮治之暴亂惡之已著者則刑之司空冬官掌邦土所以繼之司寇之後者既有教與禮以導之又有兵與刑以禁之則民始得以安其居故司空掌邦土度地以居民使士農工商各不相雜順天時以分地利授之以土也六卿分職凡此六卿各分其職謂掌禮者不叅之以刑掌教者不叅之以

事各率其屬謂六官各有屬六十六卿為之長以率之使為九牧之倡同于大成其民而已内外之官雖其職有不同而成民之意則一此又有以見古人之治上下相維内外相制絲牽繩聯未始間斷舉郡國之事總之州牧侯伯之事統之六卿舉六卿之事總之天子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猶心之于五臟五臟之于四肢百體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

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文言六卿之率屬在内之官也自六年五服一朝而下在外之官也六年之中五服各一朝至六年而始遍周禮行人之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周官上文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六年一朝則曰五服何也蓋要近于蠻夷之地不必其來之意也禮法之所治者有詳略而德化之所施者無遠

近要服之難制巳久先王特為制朝貢之禮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序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誥陳諸侯之聽從皆止言侯甸男采衛之君而要服不與焉此詳內略外之意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又六年則十二年之間五服諸侯經二次來朝矣故天子出而巡狩以省方觀民時巡者如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也考制度于四岳天子巡狩至于方岳之下者考其制度恐國有異政家有殊俗侯邦之正朔侯

邦之禮樂與王政之正朔禮樂同乎異乎舜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意同也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大明黜陟之法有功者加地進爵無功者貶地黜爵也十二年之中人情久而易玩玩則變法易令由此而起故古者天子廵狩皆所以檢察之然而唐虞之制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而成王則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而一廵狩唐虞之制九載朝績而成王則三歳計羣吏之治此皆聖人識時知變時有古

令事有繁簡則其法亦不得而同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懐

自大明黜陟而上皆法制也自凡我有官君子而下皆戒勅之辭也先王之待官吏本末無不詳盡使吾專以法制待之而官吏有出于法制之外則如之何先王于法制之外又有諄諄告教使誠浹洽于士大夫之心然後法不為徒設矣凡我有官君子大夫以

上也欽乃攸司各謹汝之所司使為冢宰而不能統
百官均四海則冢宰失其職司使為司徒而不能敷
五典擾兆民則司徒失其職司以至于宗伯也司寇
也外而諸侯也莫不皆然謹乃出令當其令未出之
前致其審可也及其令之既出則有行而無反矣令
如反汗則民疑而不信矣然則令之出而利于民則
不反可也令出而不便于民豈可不反乎曰慎乃出
令于令未出之時致其謹則審其利害必其利民而

無害者也凡人之情不知謹于未令之時徒知反于既出之後則何以示信天下乎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民心既知有至公之理所謂公則悅是也公則一私則萬殊惟其公則已之心自有以合民之心豈有不一惟其私則所見各不同豈有不萬殊以公滅私則所謂欽攸司慎出令者無往而非公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成王知有官君子其本原處皆在于學古然後可以入官謂其能多識前言往行能致知窮理則見事自明所以能議事以制所以能典常作之師昔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昔者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則議事以制者謂其不拘于法因時之宜商議其可否而制之也能達乎時之宜則處事無不當其有迷惑乎典常者載之于典册可以共守者也以典常為師法是循乎古也既達乎今之宜又循乎古之法自

非學古者其能如是哉成王既示之以學古之為得則又戒之以不學之為失凡以利口而亂厥官也蓄疑敗謀也怠忽荒政也皆其不學墻面之故也利口者辯佞之人作聰明以亂舊章者凡人知典常之可法則其人必厚重必寛大不知典常之可法出新意以變法亂政者必利口故曰無以利口亂厥官也蓄疑者必敗謀蓋人心務要公正明白若夫懷疑猜于中則其心必昏闇以之謀事必不善故曰敗謀舜之

所以百志惟熙者以其疑謀勿成也唐德宗之所以用邪而不用君子者以其多疑故也怠忽荒政民生在勤勤則在敬茍萌一毫怠忽之心則今日廢一事明日廢一事事之不舉者多矣豈非荒政乎凡此數者利口蓄疑怠忽皆根于不學學則有所見必不利口不蓄疑不怠忽人而至於不學則如面墻然無所見也無所見則安得不利口蓄疑怠忽哉以不學之人而臨事則胸中膠膠擾擾事之千變萬𧷤紛亂於

吾心此其所以煩也以明理之人處事投之紛擾而不亂處之以至難而不懼葢其理素定於胷中也然則學其可已乎成王之所得者自其學有緝熈於光明敬止故如此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前言凡爾有官君子則并卿大夫而告之此言戒爾

卿士則又專指六卿而告之六卿其職為尊其所掌為甚重者也功之崇也惟在于立志業之廣也惟在于勤勞葢爾卿士所當為者上而尊主下而庇民孰非功業乎自其已成者言之謂之功自其始修者言之謂之業志者其所向在此也所期者大則功必大如伊尹居莘之野欲堯舜其君民之志也勤者勉力而修之無有作輟也所勤者不怠則其業必廣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勤也勤所以成此志非勤

之外别有功也然而志也勤也其要則在於果斷葢蓄疑所以敗謀而猶豫者不足以成事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斷在必為而不見其有艱難辛苦之後患則功業無有不崇而廣也乃罔後艱者不見其為難也雖然知有志有勤者果斷矣然而處富貴之地茍非獨立有見者鮮有不移於驕侈葢人只有一心不如此則如彼于此有所重必於彼有所輕故又戒之以驕侈位不期于驕而驕自生禄不期

于侈而侈自至此世俗之常情也不為驕侈之所移者君子之特立也欲其不驕則莫如恭欲其不侈則莫如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而以聲音笑貌為則作意於為善以取名而非由内心以生也德者得於已也恭儉得于已則是善出於所性豈容有所行偽者哉德之與偽雖恭儉則同而所以恭儉則異卿士當致其辨善根于性之自然而非可作意以為之也恭儉出于德者則其心綽然有裕心廣

體胖心逸日休如此其廣大也恭儉而出于偽者則其心焦然而不寧戚然而不安心勞日拙如此其褊隘也夫人始者作偽以為善本以取名邀譽也而不知有心勞日拙者存焉其不用意于為善而善根所性本無求于心逸日休而自有心逸日休之理君子于此當有所決擇矣居寵思危謂德勝于祿雖高而不危雖滿而不溢祿勝于德則必有危之理當居寵之時常思其所以危則戰兢自持而無不畏矣惟

知畏者而終可以無所畏不知畏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豈非入畏哉成王之戒卿士也開其向善之端復有以斷其為不善之路當時之聞其訓者知所以洗心滌慮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又戒之以相遜凡人所能遜者以其有樂善之心人之所以不能遜者以其有忌賢嫉能之心人而有

忌嫉之心則人亦將忌我而嫉我矣彼此相忌相嫉安有和乎人而有推賢讓能之心則人亦將遜我矣如禹稷臯陶更相汲引不為比周如晉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乎至于不和則在官無善政而政多雜矣天下之事善惡無不在巳使卿士所舉之人而能其官則爾卿士亦有能焉所舉之非其人是爾之不任其責也善不善所舉也在人而舉之者在我是亦巳之善不善也為卿士者豈可不謹于舉人乎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周官之篇成王戒有官君子戒卿士者其辭不一而其本末無不詳具矣至此又總而告之曰嗚呼三事即乃事乃準乃牧暨大夫次于卿者敬爾所居之官治爾所掌之政佑助乎爾之君以安兆民使萬邦無厭斁于我周家成王之意謂上文所以告汝者其大要則在此而已為君者以安民為要為臣者以佑君

安民為要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則爾有官君子卿士為稱職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即淮夷也伐東夷何與于肅慎而肅慎之來賀蓋畏威而懷德也使成王之伐東夷也逞心于兵戎之間以邀功為心則肅慎氏豈肯懷之哉至于此又有以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其效如此王俾榮伯作肅慎之命榮伯繼

内諸侯入為王卿士周之同姓也成王賄之以幣帛

所以嘉其遠來之意而慰撫其慕義之誠故有肅慎

之命而榮伯實作書此書已亡矣肅慎氏即東之夷

也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周公既退老不歸于魯而在豐者周公雖退而其心

猶在周使成王于政事之間有所謀度咨問焉非謂

既退老遂忘成王也將殁欲葬成周成周即頑民所遷之地洛邑也商民服周公之化已久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故於垂殁之際欲葬成周者所以係商民之心也大臣於進退死生之際如此其不苟也于既退之日而不忘其君于將死之後而不忘乎民是周公之心始終乎周家也公薨成王葬于畢畢者文武墓之所在也成王不敢臣周公故葬之于文武之墓其亦有以見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矣既葬之後致告周

公以葬畢之事與予遷奄之事而作亳姑之篇亳姑即蒲姑也周公前此欲遷奄君於蒲姑至此告其已遷矣夫子序書數言之間而周公進退死生之義得其正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為有加可謂辭約而理盡矣亳姑之書亦已亡

尚書詳解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四十二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楊文憲

尚書詳解卷四十一

宋 陳經 撰

君陳 周書

以聖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為易以賢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為難東郊成周之頑民周公在則周公治之周公既歿而以君陳繼其後此以賢而繼聖者也作聰明者易以紛更而變前人之法度不知自勉者易以

怠弛而壊前人之法度成王擇其令德孝恭之人有如君陳者代之則其人必慈祥愷悌也必不至于作聰明以變法矣然賢人之于聖人其所到必有淺深苟不知自勉于為德則前聖之法度不能以自明所謂守法者又非特循常襲故之謂也故此篇大抵欲君陳懋昭周公之訓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又曰弘周公之丕訓而孜孜繼之以爾克敬典在德能懋昭能式能弘能孜孜能敬典則周公之訓在我運

用酧酬而不為區區陳迹而已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周之時分民社之寄者固多矣曾未有見于此經者而東郊之任命君陳特作一篇蓋重周公之所營也重周公之所營者重商民也分正者分其善惡而正之如畢命所謂旌別淑慝也善惡既分使為善者日以加勉而人知所慕為惡者日益愧耻而人知所畏如此書簡厥修進厥良者皆分正之意也東郊成

周即洛邑也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懐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善之德即孝恭也事父母以孝行已以恭敬令德之大者也惟孝友于兄弟孝于父母必友于兄弟兄弟者同氣之親同出于父母也不愛兄弟亦不孝于父母矣克施有政者推此孝友之心見于政事之間

慈祥愷悌温良愛敬足以感人悟物也夫以東郊之任其責非輕曾不聞成王擇有才術政事者命之今乃以命孝友之君陳特曰惟孝友于兄弟何也蓋一身者天下之本也一家者天下之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而夫子亦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未有身不修而能齊其家者亦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古人之觀人設施措置大抵先觀一家之治否蓋其近者莫如家而踐履之實不可誣者也

然閭巷之人亦有能孝于親友于兄弟而不達為政之理何也曰習之而不察行之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也令君陳以其孝友之心擴而充之以施于政豈非習之察行之著由之而知其道乎尹兹東郊之任舍君陳未見其人也又勉之曰敬哉敬則此心常存不敬則雖有孝友之令德亦將罔念而作狂矣君陳既有孝友是其化民之根本既立成王得而勉勵之培植之使以周公為準則昔周公師保萬民師以

教之保以安之民至于懐歸周公之徳皆其師保之效也其條目品式紀綱法度莫不一一具在爾君陳往此東郊謹其所司謂不出其位也茲率厥常謂循其常理無妄意以生事也懋昭周公之訓謂勉而明之也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周公之訓雖具存苟不得其人以勉明之則周公之訓亦虛器爾明則其心通意曉惟吾所用不拘陳迹也政如此則民其有不治乎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我聞之古人有言至治之世其芬芳之氣至于感格神明蓋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為聲色臭味有至治則自然有馨香其形見不可掩遏幽猶足以感神而況于人乎況于頑民乎成王既言至治馨香之效矣

則又極本窮源而論之所謂至治之馨香者非以黍稷也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其德之馨香而非專在于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為徒物故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成王論馨香之效至于格神明而極其所以馨香之本則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使君陳之治未至于感神而德未足以致治則安得為馨香乎又安足以化商民乎成王所以責望君

陳亦重矣然而君陳將欲為明德以何為明德無如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猷道也訓教也式敬也周公之所以教民者皆周公之道也爾其式敬之惟日孜孜以致其勤不敢萌一毫逸豫之心人之用心苟有須臾之間斷作輟之不一則是此心有所分已與周公猷訓相戾矣安在其為明德乎惟孜孜惟無逸豫則心無所適心無所適則湛然而明周公之猷謨即此心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

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引常人之情以為戒也常人之情其未見聖也則企慕之心動于中如不克見然及其既見聖之後志不勝其氣道不勝其欲其心曰以玩而不能用聖人之道矣凡人之情如此爾君陳可不以此為戒周公之猷訓爾之所親見既見之後便當孜孜汲汲期於由聖而後已爾惟風下民惟草化民之本在君身草上之風必偃未有君行于上而民不從于下君陳之臨民也有君道焉陰驅潛率之者

當在汝之身行于上而民不從者行之不篤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周公以聖人而為政則其設施之方措置之宜因時適變不用以衆人謀度而此理自灼然于心君陳以賢繼聖苟不參人已以商議其可否則必至于失事

故戒之曰圖厥政莫或不艱凡有所謀之政事不當以輕心乘之須致其難可也惟不敢輕于舉事故有害焉之可廢利焉之可興有當出焉而從輕有當入焉而從重其疑未辨可否未決則當與師衆虞度之是參之以人謀也及其庶言皆同以為當興當廢當出當入矣則必思繹之于心以審察之是決之已見也人與已並用而不偏廢庶乎是非可否無所失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是又稱美君陳能

如此也嘉謀謀之善者也嘉猷道之善者也爾有善
則入而告其君無有懷疑情而不吐者爾又能順行
此謀猷于外稱揚以告人曰斯謀斯猷皆吾君之德
蓋人臣以進言為能事人君以聽言為能事當其言
之進也是其善之在臣也及其君聽之君從之是其
善非君之善而何天下之善無一而非君之善所謂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信
乎其為我后之德也夫民之難化患在乎君民之情

不通君有善而民不知則上之德意志慮不達乎下若君民之情旣孚君有善而臣能稱揚之民信之則民豈有不從化乎成王稱美君陳之能如此故曰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使為人臣者皆能順是則臣為良臣亦顯名於世矣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惟君陳不及周公之聖故成王之意欲君陳守周公之法當如曹參守蕭何之法故又曰爾惟弘周公丕訓弘與人能弘道之弘同推而廣之以被于民者弘周公之丕訓也然則周公之丕訓安在下文所謂寛而有制從容以和以至曰忍曰容曰簡厥修進厥良者皆周公之訓也君陳居分正東郊之任是有其勢也法令具存是有其法也乘其勢位之尊以作威虐于民是依勢也借三尺以行巳之私意侵削其民是

倚法也君陳當以至公存心苟有所依有所倚是此心之有所偏也偏則私矣既不依勢又不倚法惟務寛而有制可也政太寛則弛弛則縱縱則民玩政太猛則殘殘則虐虐則民無所措手足本之以寛而寛之中有隄防之意存焉則從容不迫之間自有和矣謂之和則不失之縱亦不失之急若禹之行水焉當順則順之當治則治之然後水由地中行無有壅遏奔突之患矣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

惟勿宥惟厥中此戒君陳之用法不可徇君意之輕重惟當其理之輕重也殷民在辟者殷民之犯法也予以為當加之法汝不可以我之故遂加之法也予以為當在所赦宥汝不可以我之故遂從而宥之也君之喜怒無常情而法之輕重有常理舍其循君者而以循乎理之中可也惟君陳知有理之中則人君之意苟是則從君可也非從君也乃從理也人君之言苟不當則從理可也從乎理乃所以從君矣古之

有司得以與天子相可否如莫尊于人君莫重于主勢而其言有未當理有未順則人臣得以為之春秋之法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則君命有所不行首止之盟以王世子出會諸侯以列國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理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以愛易儲貳而齊威公仗正道以翼世子也此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春秋所以大居

正也後之人主不知此義往往以為生殺在我予奪在我惟其言而莫予違此後之所不逮古也雖然君陳令德君子也安有依勢倚法之事成王守成賢君也安有任意之喜怒以生殺夫人此皆成王于踐履之中深見私情之易勝而公理之難保既以之戒君陳而又且不敢自恃此成王所以為賢君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戒君陳謹於用刑也用刑雖非君子之本心亦不可不用焉惟當謹而不妄用可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肯化于汝之教者此則法之所當加然必審察思慮用法于斯人而可以止其法于不用者用法可也何者刑一人而千萬人知所懼此辟以止辟也古人于刑教之中無非仁心之所寓亦猶孫子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舜刑四凶而天下咸服民自不犯于有司豈非辟以止辟乎秦皇漢武嚴刑酷法以繩其

下而盜賊布滿天下終不可禁此其為辟也適以名天下之犯法而非以止法也若所謂當加之法者如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之人是也狃習也習于為奸為宄而不肯變也與乎敗壞典常之教者亂其風俗者此皆創亂之人犯之而至於再猶可恕也犯之而至于三則雖細罪亦當不宥之以其情之不可恕者也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于汝當用法之人惟此等人一加之法是絕其禍亂之原而人知所懼辟以止

辟在此而已茍外此而好用刑則不可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戒君陳知所以愛民又當知所以化民知所以愛之則不可以不容知所以化民亦不可以不察心不懷德義之頑民汝不可以忿怒疾惡之其有能率教之民則進奬拔用之不可以求全責備下文又分而言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即無忿疾

于頑之意也忍亦容也忍則出于制其心容則出于無心矣人必有以制其心使無所忿疾如此則事其有成矣有容則其量之寛大又非忍之可言也故有含蓄而德日以大德之大則不止于有濟也由忍而至于容由其乃有濟而至于德乃大如山海之藏疾如山澤之納汙寛乎其有容也綽乎其有裕也此豈非愛民之心不可以不容乎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即無求備于一夫之意也一

意于含容而不知所以分别善惡則是雜揉而民無所激勵矣故使人也器之隨其才而舉之其有知所以自修而耻于為惡者吾則簡而别之簡别其自修者則不知自修之人亦有所簡别愧于中曰吾奚為而不與厥修者簡也亦將改而為修矣其有賢良之人其德行可用者吾則進而顯之顯進其賢良者則不為賢良者亦知所勉勵自愧於中曰吾奚為而不與厥良者進也亦將化為良矣此豈非化民之心不可

不察乎有以愛之又有以化之分正東郊之任其在此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王所以欲君陳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者蓋自心之同然者觀之以民本厚也故孟子當戰國崎嶇險詐薄俗之中而每道性善蓋自其初而觀之民

生具五常之性知愛其親敬其兄豈非厚而不薄乎其所以爲薄俗而不知敦厚者以其因物而遷變猶禮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熾而滅其性則向之厚者薄矣向之厚者化而爲薄而所謂厚者未嘗不存在上之人所以宰之者如何耳動民以行不以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違上所命者民不從君之令而從其所好也謂以身教之也汝君陳之化當自汝身始敬典在德者宰之

以身也汝能敬其典常之道篤于父子兄弟之愛又能在德愛敬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矯飾以行之則汝之躬行者至矣汝之躬行既至則人將化上之德皆變其舊染之習而升進于大道蓋民必知所變而後進于道舊俗猶存其能進于道乎至于大猷則化頑成仁化薄成厚父子兄弟之愛篤返天理之自然矣由此觀之民性豈不善乎民生豈不厚乎此革之上六所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時也民生至于變

而升于大猷則福在其君矣而予一人膺受多福矣名在其君而汝君陳亦有美名于永世矣人君之福不可以他求民得其安則君得其安是君因民以為福也人臣之名亦不可以他求民享其休則臣亦享其休是臣因民以為名也外此以求福是邀福也外此以為名是干譽也頑民雖微而所係于君臣者如此其大君陳其可忽哉

尚書詳解卷四十一

尚書詳解卷四十二

宋 陳經 撰

顧命 周書

此篇雖凶事而死生之理始終之變古人制度纖悉周密莫不詳見學者不可以凶事而略之生之有死達人視之以為夜旦之常蓋人道之常然始終之義也自非學問之深者不足以語此此成王自幼冲得

周召二公養成其德學有緝熙於光明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者當與曾子易簀春秋書公薨于路寢之事同義是雖名分尊卑之不同而其所以達始終之義一也雖然此經之所載固嘗言帝乃殂落矣而無顧命又嘗書陟方乃死矣而無顧命又嘗言成湯既歿武王既喪矣而皆無顧命成王獨有顧命何也曰成王自艱難變故中而得之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初未嘗有

變故而成王當幼沖之始管蔡四國流言成王致疑
其事亦殆矣凡天下經一變者長一智遭一蹶者得
一便顧命之作成王其亦折肱而知良醫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之書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而孔子序書獨云命召公畢公
率諸侯蓋二公之職也三公内總百官外總諸侯故
特舉召公畢公當是時召公為西伯畢公為東伯中

分天下而治之如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成王之將崩也命召畢二大臣率諸侯以相康王則終始之義于是乎正矣顧命者成王臨死迴顧而為此命也雖然周官之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則太保次于太師也命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師而召公乃居先者周召二公同功一體之人周公既歿則當國事之重任者莫召公若也故以召公為先夫以召公之勲德與周公同

而其位乃次于畢公之後以此見古者腹心宗臣與社稷同體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官資之崇卑春秋晉文公十九年在外及其成霸業無非趙衰狐偃為之謀主文公自僖公二十四入國至僖公二十七蒐于被廬始命狐偃將上軍趙衰為卿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趙衰則又讓于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臣自入國即當以高官大職處之可也經數年而後命將上軍及為卿之任也又相遜齊桓公之霸全在

管仲管仲只為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且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嘗為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于齊而管乃甘處于國高之下漢高祖之興全在張良其後立太子使叔孫通為太傅張良為少傅由此觀之腹心之臣本無計較官位自春秋漢世以來尚有之而況召公之大賢乎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

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此作書者序成王以病之故具召其臣也惟四月始生魄十六日也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成王將發大命臨羣臣諸侯必當齋戒沐浴今疾病矣不齋戒沐浴惟洮盥其手頮洗其面古人於臨死之際猶必敬也如此扶相成王之官如太僕者被王以袞冕加之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玉几乃成王所坐之

几也乃同時召三公六卿大夫士自保奭而下是也孔安國謂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先後依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彤芮畢毛衛皆國名諸侯入為天子公卿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衛侯為司冦知此六人依禮次第為六卿也師氏中大夫掌以禮詔王居虎門

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其門者虎臣即虎賁氏也百司百官之長也御事諸掌事者蓋羣士也成王於將崩之際召三公六卿大夫羣士憑玉几以出命命相康王所以顯其事於衆人而公其命令于天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當與天下之人共戴而君之古之立君者惟恐事之不顯而衆人之不覩也然而可以絶窺伺之端遏禍亂之原矣成王於此而正終故康王亦自此而正其始其事暴白于天下人人

得而知之此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後世之君則不然父子之間以死為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之為太子也二十餘年而其子已壯一旦順宗病不能言而德宗寢疾之久不能召宰相屬以托孤之事至使宦者得以擬議其所立倘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至禁中抗議立廣陵王則其事亦危矣說者以為幾有趙高之事人主可不以此為監哉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章乃成王發大命以示羣臣也翼日乙丑而王崩前一日甲子成王乃能發大命歷敘文武所以得天

下之由與已所以守天下其言不亂如此自非成王學問之力何以至此嗚呼嘆而後言也漸進也疾大進而幾危矣病者疾之甚也病且日臻既彌留日久是以疾有增而無減必死者也予恐既死之後欲出誓言以繼續我所欲言之志而不得故我詳審以教命汝以見言之不苟發欲使聽之專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推言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父子以光明之德相繼故曰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此言文武化

民之大端治天下者以民為本民之所麗者在于衣食文武先定其民之所麗使民得所附著不至失所亦猶成湯謹厥麗耳民既有麗則衣食足矣然後可教故陳之以教既陳之以教于是使民習其教民習其教則是不違其上知所服從矣我文武所以化民如此故能革殷為周集此上天之大命在後之侗乃成王自謂也侗者倥侗自謙之辭也以敬而逆上天之威蓋天威即敬也成王以人合天故曰迓天威繼

守文武之教無敢昏貳而逾越其所守之心苟昏而不明則必至於放縱逾越成王惟其不昏所以不逾此數句乃成王學問所得處在此為人主者患在不能保祖宗之業至於昏逾今成王守文武大訓不敢昏逾則為君之責塞矣無有缺然不滿者矣今而將死順受其正又奚憾焉今天降疾殆死生皆天理也天降疾病於我之身其危殆矣弗興不起也弗悟不覺也不起不覺言其必死也爾羣臣庶幾明我之言

以敬而保安元子康王成王之所得者在敬既以敬
而迓天威矣今復以此敬而授之羣臣使以敬而輔
康王使嗣王能大濟于艱難葢天下本非逸樂之具
乃艱難之器也惟有以濟其艱難而後可柔遠人也
能邇謂治近當無所不盡其能也安勸小大庶邦謂
使小邦大邦皆得其安相勸勉于為善也為君之道
不能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則不謂之君矣然柔遠能
邇安勸庶邦之要當自一身始有威可畏謂之威有

儀可象謂之儀爾能思夫人自治其威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爾不可以嗣子康王冒進于非幾之事非幾與危事皆威儀之反也康王不進非幾與危事則其所進者當自治威儀矣觀此章有以見成王之所得于周公者惟此而已故垂歿之際以是而付之羣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成王顧命羣臣已畢公卿大夫士既受命而還復其本位出綴衣于庭綴衣即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氏釋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王發顧命在此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于寢處以王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越明日乙丑王崩太保召

公于是即命南宫毛仲桓二臣俾爰齊侯吕伋取干戈虎賁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夫即位大事也古者豫建太子儲君之位欲其蚤定成王以乙丑日崩太保亦以乙丑日迎康王入不待崇朝之間而嗣子之位定矣則變故何從而生哉此機會之不可移時也春秋以來魯昭公以十二月巳未薨于乾侯踰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且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

立乃在是月之戊辰相去六日盖遲速進退受制於季孫意如不得以時定也又豈知顧命之書古人之意如此其詳密哉當是時掌兵者齊侯吕伋實太公之後也仲桓南宫毛親信之臣也吕伋掌兵非有仲桓南宫毛將命以往則伋亦不承也非有宰相之命則亦不敢發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如此魯莊公自即位之初遂以兵權授之慶父卒至于國人不能制唐人以神策軍使宦官統之至于廢立自如然

則兵權豈可以妄授之人哉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氏八百人吕伋為天子虎賁氏也南門之外路寢門外說者謂古者父子異宫太子之宫在南門之外殊不知古人之意正欲使太子特出於外以兵衛再迎之而入顯示衆人明其為天子之子也夫然奸邪屏息不復有窺伺之望矣不然安有成王寢疾彌留之久太子不在其側而在南門之外哉延入翼室恤宅宗東坡先生解翼室謂路寢旁左右翼室也

成王喪在路寢故康王廬于翼室而為憂居之主也恤

憂也宅居也宗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

綴衣

宰相之權如此其重也當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時

故此篇自乙丑王崩之後凡稱命者皆太保之命仲

桓之取干戈太保命之冊度之作太保命之以至設

黼扆四坐陳國家之寶玉陳天子之輅車無非太保

之命命士須材言伯相而作冊度不言伯相者丁卯之日去乙丑為近故蒙上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之文也癸酉之日去丁卯為遠故又言伯相伯相太保互稱也以其為三公則謂之太保以其為西伯領諸侯則謂之伯以其為冢宰則謂之相冊度者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也成王雖顧有遺命未作冊書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

傳命以後康王答命受同祭享皆是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王自乙丑崩至癸酉為九日矣乃始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于死日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太保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之類也狄者下士也扆者屏風畫為斧文白與黑為黼前出綴衣于庭至此復設黼扆綴衣象成王平生時所為經于四坐言設則四坐皆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

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即狄設黼扆綴衣也王崩之後欲宣王命故布陳儀衛自狄設黼扆而下王之所坐也自越玉五重陳寶而下王之所寶也大輅在賓階面而下王之所乘也二人雀弁執惠而下王之所衛也古人於制度典章文物之間所以如此者豈為華侈之具哉此有深意存焉當前王方崩後王即位之始此國家之大事

所以陳此者其一則欲象成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欲以起後王愛慕之心使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其一則起羣臣百官諸侯尊敬之心想慕天天子而繫心于嗣君也其一則以是表人主之尊天下無二所坐如此所寶如此所乘如此所衛如此如此其尊嚴如此其崇高富貴所以絶天下覬望之心也古人深意不為文具由漢以來蕭何治未央宮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及光武以漢

家子孫司隸官儀之舊猶足以係民心之思漢則聖人于典章文物衣服車旗之制豈無意哉牖牕也閒者牕東户西户牖之閒也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所敷重席者皆三重也舉其上席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蔑桃枝也黼黑白雜繒也純緣也以黑白雜繒爲緣也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因生時之几不改作也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于牖閒之南嚮所敷重者篾席以白黑繒爲緣以五色玉而飾憑几此

見羣臣覲諸侯之座也東西廂謂之序底蒲蒻之席也綴雜綵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文貝有文之貝用以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座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以莞為席也畫純以五綵色畫帛以為緣也刻鏤之玉謂之雕玉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座也西夾南嚮路寢為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非路寢正室也西夾之南嚮敷重筍席以蒻竹為席玄紛黑綬也以黑綬為緣以漆而飾几此親屬私燕之座也以燕親

屬不事華飾取其質也孔穎達云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座見于周禮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座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為聽事之座夾室之座在燕饗座後則夾室是隱映之處親屬聽于燕饗故夾室為親私燕之座案朝士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向者以此諸座並陳避牖間覲諸侯座也東坡曰將傳先王顧命不知神之所在于此乎于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座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一段所陳乃王者之寶也越玉五重陳寶一句乃總下文而言之也于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五重者西序二重弘璧也琬琰也東序三重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謂之重者玉有一雙古者雙玉為瑴陳寶者如赤刀大訓河圖之類皆是也

赤刀先儒謂武王誅紂時刀以赤為飾大訓者虞書典謨也弘璧大璧也琬琰者大圭也此則陳于西序之座北大玉者華山之玉也夷者東夷之玉天球者雍州之玉河圖乃伏羲所畫之八卦此則陳于東序之坐北虞書典謨之訓與伏羲所畫八卦先王皆以為傳國之寶其重先代之遺文也如此胤之舞衣胤者古之國名也所制之舞衣合于法度也大貝亦猶前之文貝取其大者鼖鼓長八尺先代之器商周以

來寶之此則陳之於西房謂西夾坐之東也兊和古之巧者垂乃舜時共工也所造之戈弓竹矢亦有法度此則陳之于東房謂東廂夾室也舞衣戈弓竹矢之微古人技巧之末爾苟合法度則亦寶之蓋其精妙極于此無以復加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則王者所乘之車輅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

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王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此篇所謂大輅輅之大者即玉輅也在賓階面西階南嚮也綴輅繫綴于下玉輅之次者即金輅也在阼階面東階南向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先輅即象輅也在左塾之前門側之堂謂之塾塾前陳車以轅向堂北面也次輅即木輅也金玉象皆以飾車故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在右塾之前左塾在門内之西右塾

在門内之東左右皆北面向堂也此皆路寢之門内

五輅取其四不言革輅者葢革輅兵戎之用故不必

陳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

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

執鋭立于側階

此一段乃王之儀衛也禮大夫服冕士服弁凡言冕

者皆大夫也言弁者皆士也士之衛殯與在廟同助祭乃服雀弁故執兵以衛亦用雀弁鄭康成云赤白雀如雀頭色也惠三隅矛也立于畢門之内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天子五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在門者兩廂各一人故曰二人綦弁者鄭氏云青黑色曰綦戈上刃亦兵器也堂廉曰圯士所立處也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曰四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言冕者大夫也劉鉞屬也劉與

鉞亦兵器也東堂西堂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瞿戣皆戟屬東垂西垂者東西廂之階上凡言弁者在堂下言冕者在堂上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階上也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鋭矛屬也側階者堂北階上也此所陳七兵其名不同皆執兵器以為衛也畢門之内與夾兩階去殯為遠使士為之東堂西堂東垂西垂側階在堂上去殯為近

故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内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逺而敘之也觀此一章見古者執兵以為人主之衛者皆士大夫為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者此也觀立政之書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而當掌親兵者乃太公之子賢者之後為之至於執兵衛王又皆士大夫為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氣習之所薫染人主安得心術不正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賔為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如禮至漢

之宿衛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子為之猶有古意後世苟簡人主寧近小人不肯近君子在王所者皆宦官武夫則人主之德何由而成而人主之勢亦何自而尊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前面鋪陳儀衛已定於是傳顧命於康王麻冕者緒

麻三十升為之皆吉服成王喪在殯何以用吉服為
天下之計不得已而用之於吉服之中特示變焉周
禮袞衣五章裳四章此則於裳獨用黼焉蟻裳者于
裳畫蟻行往來之文也彤裳者纁裳也皆吉服示變
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賓階西階也不敢當阼階以其
死親也故由賓階而升卿士兼公孤大夫言之也邦
君諸侯也麻冕蟻裳入就班位無所執事故特言入
即位太保三公也太史掌冊書者太宗即大宗伯也

此三人皆如下文所言是也皆麻冕彤裳太保則奉介圭于王考功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介大也大圭即鎮圭也康王之所守也上宗即宗伯也或云太宗或云上宗者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爵名使康王主祭祀也瑁王之所執以覆冒天下也太保與上宗皆由阼階而升蓋承圭奉同瑁皆是承王命故重其事由東階而升也太史秉書即上文所作之册也

隨王之後故王由賓階太史亦秉書由賓階御進也

進王以册命當時公卿大夫諸侯王皆在而所以執

事則在此三人太保太史太宗而已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

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曰册命之辭也皇大后君成王也親憑玉几稱道發

揚臨終之命命汝康王繼嗣文武之大訓以臨莅爲

天下之君率循文武之大法以調燮和協天下用對

揚文武之光訓不負前人之付託此敘成王之意言

成王命汝如此也康王於是再拜而興答曰眇眇言

其微之又微也至微之小子安能足以治四方以敬

忌上天之威乎言任大責重非小子所能當也其謙

冲退託之辭如此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

以異同秉璋以酢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既謙退自處以為不能當于是一手受同一手
受瑁受之于上宗也既受之後王以瑁授人受同而
祭禮成于三故三宿三進酒柩前也三祭三祭酒漿
於神坐也三咤三奠爵于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
受羣臣所傳顧命也祭之末必飲神酒受神之福上
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饗福酒畢王乃以
同授太保太保受同降階盥手更洗別同祭祀以變

為敬不可用王之同也既洗異同實酒于中秉璋以
酢祭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既祭太保復報祭酒大
祭祀之亞獻也太保至殯前欲祭祀以同授之宗人
宗人即小宗伯也太保供王宗人供太保即以同授
宗人太保受拜白柩云已傳顧命王則荅拜拜柩尊
所授命也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而祭王則三祭太
保但一祭而已祭禮亦饗福酒宗人讚之嚌者至齒
欲飲而實不飲也王謂之饗太保謂之嚌者互相備

也宅受宗人同宅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既畢而更拜白成王以事畢也太保既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康王亦荅拜敬所白也禮既畢則太保下堂有司遂收器物諸侯皆出廟門殯之所處故曰廟出路寢門外以待康王之後命也此篇所記成王于此而終康王于此而始其儀衛典章之盛作史者記之其文簡古深有法度存焉

尚書詳解卷四十二